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冰城，北国名城哈尔滨的别称。冬日去冰城，潜心带着摄像机“访谈于民间”，在街头巷尾中直接感受、寻觅冰城“火出圈”的缘故。

那天上午11时光景，我们正在街头巷尾边走边拍。尽管有所预料，但时间一长，裹足了所有衣物的我还是感到了寒冷。好在陪同的市文联李震钧先生“变”出了四个暖宝，让我赶紧贴上。但零下20摄氏度的天气里，到什么地方去“安顿”贴身暖宝？我一眼看到斜对面有个小饭馆，三步并作两步地掀帘而入。应声出来的是老板夫妇：“吃饭吗？咱这儿有热腾腾的米饭、汤面、水饺，更有正宗的东北菜，随点随做。”面对这样“碰头彩”般的热情，再看看店内不少用餐的顾客，我们一脸窘相，边示意着手上的暖宝，边连连歉意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吃饭，只是想借个地方贴一下暖宝。”两位主人依然延续着刚才的语调：“不吃饭没关系，我们给您安排地方，您踏踏实实实地贴好暖宝。”这自然热情的表达，让我感动。当我贴好四张暖宝，跟饭店主人告别时，老板还递上热茶。两口下肚，我瞬间体悟到了巴尔扎克的那句名言：“一杯咖啡入胃，燃起一团火焰。”

## 冰城微微暖气吹

滕俊杰

出于体验、探究，我对矗立于冰城街头、公园、广场大小造型各异、鬼斧神工般的冰雕、雪雕作品格外关注，除了美学和生态价值，我还关注那些在极寒条件下的能工巧匠。第三天在中华巴洛克街区露天广场的两侧，我发现八位工匠正趴在三大块毛坯冰块上作业。在夹杂着微型机械和手工锤子、锯子、铲子与坚硬的冰块碰撞、切割声中，在滴水成冰、作业难度很高的极寒空间里，他们神奇地将一个个或写实、或写意的艺术形象雕刻成型。他们的头上，衣服上全是飞溅而来的冰碎子和粉末，小冰珠又结成了

想烫发，小同事向我推荐了她的御用托尼。我兴冲冲地去了，轮到我，托尼老师打量了一下我的头型，摸摸我的头发，建议“数码烫”。此前烫发，都是用药水冷烫，何为数码烫？决定试试。洗头，修剪，上养发膏，上卷发棒……托尼健谈，谈吐也风趣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脑袋越来越重。原来，这数码烫的卷发棒颇有点分量。卷到大半，我大叫吃不消。想换冷烫，为时已晚。想了个办法，身体前倾，双肘支在座椅前的镜台上，双手撑起脸颊，以减轻颈椎负担。终于卷好，助手小妹移来长着一堆电线的数码烫机器，给每根卷发棒插上电线，通电加热。妈呀，这电线是拖在卷发棒下面的，重上加重，只能暗暗叫苦。我请托尼帮我拍照记录这狼狈时刻。一边烫自己，这就是美的代价。

难熬的加热工序终于完成，卸下卷发棒，请托尼称一称它的重量。一根卷发棒重30克，我脑袋上顶了23个，总重690克，加上23根往下垂的电线……多年前看韩剧《大长今》，里面的贵妇个个顶着大大的发盘，像一个小磨盘。地位越高，发盘越大。在网上搜了一下“古代朝鲜女子的发型”，跳出来一个词“加髻(dǐ)”，又称发盘或云环，是朝鲜古代妇女佩戴的一种假髻，一般是把假发编成发辫，弄成盘状戴上”。原来我上文杜撰的“发盘”早有其名。李氏朝鲜的前期至中期，加髻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。“到了英祖三年(1737年)，妇女的加髻越来越大，也越来越重，更有妇女因加髻过重折断颈项致死。”这么说，我的颈椎吃不住重量，并非矫情。不由得叹息，美，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不仅是金钱。

自从习惯了出门化个淡妆，回家一卸妆，便觉得好自在。能洗假发编过日子的女人，自有一番好境界。

三八妇女节那天，在微信群里读到几句话，有两句读来真痛快——“我祝女性拥有自由，拥有不白皙的自由，拥有不显嫩的自由，拥有不娇小的自由，拥有不美丽的自由……”忍不住把这几句话也发了朋友圈。

作为亚洲人，美的标准一直是“白、秀、幼”。为了美，女人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。苗条白皙、皓齿明眸、眉目如画、腰臀细腰，是不变的标准。诚然，当下的女人，为自己而容的，也不少。没有天生丽质，至少看上去顺眼。再说了，美的人、美的物、美的景，永远不会讨人嫌。

这次数码烫，给我的头发打下了卷出长波浪的基础。现如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，也使得人类未来的数码生存，成为可能。遐想一下，假如人类再也不受碳基生命使用寿命的限制，能把毕生的知识、技能和经验，存储在某个数码空间。哪天高兴了，租一美女外形，四处游走。身形面貌，随心挑选。万一损坏，一键描补修复。彼时，美的代价，或许不再是金钱和肉体的折损，而是别的什么，比如数码生命的大小和量级。

小冰凌，挂在脸上。这让我想到了前苏联作家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的那本《雕刻时光》，眼前又幻化出了大型冰坯晶莹剔透、涅槃重生之美。

约半小时后，工匠们换班了，我也被冻得双手麻木，渐难自控，见身后有个木楼梯可通二楼室内灯光处，就蹑手蹑脚上楼。我推开门，20多位年轻人正安静地伏案工作。我的误打误撞与这个办公氛围非常“违和”。正欲退出，正对门的几张办公桌上同时有人抬头与我打了照面：“是游客吧，看您帽子上全是冰碴子，快进来暖和一下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位小伙子搬来一把椅子放在暖气片边：“到这儿坐，这里有暖气……”这让我此行的体验感又一次“爆表”：我这个不速之客，不但没引起他们的反感，反而被待若上宾，莫非他们的待客之道已是习惯？

回想在哈尔滨几天，我听说了不少市民开着私家车自发、自费接送在冰雪交加的公交站候车的外地游客的故事，也看到有咖啡店店主热情为游客免费送上白开水，再叠加自己的经历，事虽小，足以见阳光，如此这般的点点滴滴回答了我

我和不少朋友萦绕心头的问题：冰雪依旧是这个冰雪，城市依旧还是这个城市，今年伊始的哈尔滨为何突然“天降富贵”“红火出圈”？

我想，城市理念的更新，政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来自市民以城市主人身份的自发热情参与，这来自四面八方“微微暖气”不间断地吹拂，使全城洋溢出“以客为亲，以客为尊，以客为先”的气象。

有道是：“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”冰城只要将这股民情倾投入的“微微暖气”持之以恒地吹拂下去，冰城冬季的超高流量，一定会变成四季的超高流量，形成一个长久品牌。



智慧快餐 他人的因果，须谨慎介入。 郑辛遥

## 歌声是心灵的翅膀

朱成玉

一个中学时候的同学，20年没见，现今已为阔太太。偶尔有一天，她想见见以前的老同学，就在网上的同学录里搜寻，终于联系上了我们，遂从外省驾豪车来参加同学会。同学们见了面，数她的嗓门大，也数她的派头足。与其说是寒暄，不如说是炫耀，浑身的珠光宝气晃得我们有些头晕眼花。趁着酒劲儿，她说想去看看小时候住过的地方。我想，还算可以，没有

忘本，就领她去了老区，20年过去了，这里依旧还是那样破旧，阔太太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那是矿区，里面住着的大部分都是矿工。那个时候正是上下班的时间。这么破旧的地方，竟并排开了几家歌厅。阔太太不禁好奇地问道：“在这里开歌厅，脑子没坏吧？”“不，唱歌的人很多呢！”我领她去看，果然，每个歌厅里都坐满了人，就算五音不全的人，也丝毫不觉得难为情，照样在那里认真而倔强地唱着。对于她的不理解，我说：“其实，歌声是慰藉，是安抚。”

阔太太不大懂我的话，不置可否地在那里摇头晃脑。还有她更不懂的呢，我只有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歌声是可以劳累的心灵飞翔的翅膀！

一次，领朋友去一个朝鲜族人聚集的村子吃饭。那里有很多当地的朝鲜族人自己开的饭店，很正宗的朝鲜族风味。朝鲜族人家好客，每有客人来，都会敬上一杯酒，并愉快地与我们交谈，那份热情劲儿就像亲人一样。每次结账的时候常常要打很多折扣，让我们有些于心不忍，那么一大桌子菜，简直让人家做了赔本买卖。可他们并不在意这些，他们在意的是，今天他们很快乐。邻桌吃饭的几个人，

桌子上无肉，只有两盘廉价的泡菜，可几个人酒却没少喝。不一会儿，喝到兴奋处，其中一个竟然唱了起来，很纯正的嗓音呢，听完我们不禁为他拍起巴掌。这下可点着了他们兴奋的捻儿，一接一首地唱个不停了，我们也就用筷子击打着碗盘，配合着他们。

饭店的主人说，这些人都是村子里的“老病残”，基本都丧失了劳动能力，每月靠那点微薄的低保过日子。“那还有心思来喝酒

啊？”我的一个朋友不禁说。“他们也有快乐的权利啊。”店主说，“他们总是几个人一人出个十块八块的凑一起喝顿酒，平均每个月也能来这么一次吧。这也算是他们的节日了。我也尽量少收他们点钱。”店主的话，令我感动。是啊，阳光那么好，凭什么他们就要躲到暗处去？

音符就像欢快的兔子，更愿意蹦跳到爱乐人的怀里去，虽然衣衫单薄，怀抱里却涌动着—股股不息的热流。

制手型墨 同样要置 避光处阴干两年，以免开裂。

不知何时起，书画案前很少再见到墨块了。用墨汁替代，省去了磨墨时间。但没了磨墨，也就不再要求提笔前是否有平复的心情。但墨块的衰退，却让其收藏价值不断上升。一两黄金一两磨墨。称得上上等磨墨，一看墨质优越，烟细、胶轻、色乌、清香。二看墨刻精湛，图文鲜活、描金细腻。三看年代长短，如陈酿的白酒，越久越珍贵。好墨使用起来，只闻墨香徐徐，体型较大的墨块，还能耳感清脆之音。明代制墨家程君房说：百年之后无君房之人，而有君房之墨。

拥有这样的徽墨珍品，岂不同样拥有一份好心情？

制手型墨 同样要置 避光处阴干两年，以免开裂。

不知何时起，书画案前很少再见到墨块了。用墨汁替代，省去了磨墨时间。但没了磨墨，也就不再要求提笔前是否有平复的心情。但墨块的衰退，却让其收藏价值不断上升。一两黄金一两磨墨。称得上上等磨墨，一看墨质优越，烟细、胶轻、色乌、清香。二看墨刻精湛，图文鲜活、描金细腻。三看年代长短，如陈酿的白酒，越久越珍贵。好墨使用起来，只闻墨香徐徐，体型较大的墨块，还能耳感清脆之音。明代制墨家程君房说：百年之后无君房之人，而有君房之墨。

拥有这样的徽墨珍品，岂不同样拥有一份好心情？

制手型墨 同样要置 避光处阴干两年，以免开裂。

不知何时起，书画案前很少再见到墨块了。用墨汁替代，省去了磨墨时间。但没了磨墨，也就不再要求提笔前是否有平复的心情。但墨块的衰退，却让其收藏价值不断上升。一两黄金一两磨墨。称得上上等磨墨，一看墨质优越，烟细、胶轻、色乌、清香。二看墨刻精湛，图文鲜活、描金细腻。三看年代长短，如陈酿的白酒，越久越珍贵。好墨使用起来，只闻墨香徐徐，体型较大的墨块，还能耳感清脆之音。明代制墨家程君房说：百年之后无君房之人，而有君房之墨。

拥有这样的徽墨珍品，岂不同样拥有一份好心情？

想不到过了六十岁，老树爆新芽，我又有了新朋友，来自网上。互联网时代，随时对话、即时视频，千山万水亦无碍。再怪癖的想法都可找到知音。如果你有个癖好，一上线就可能形成龙卷风，你就是轴心旋涡，一不小心，朋友遍天下。

我既不会侍花弄草，也不会逗鸟斗虫，化石般地存在，一天三顿饭，终日双袖抱。幸亏识字，还能翻翻书，苦中作乐无事忙，力破空寂。

现在的我：线下读书、线上交流。先组织读书群，设立交友平台。群聊名称：六艺书友会。人会无会费，群名又古典，但不玩古文字，全部白话文，老少咸宜，男女通吃。群人数迅速飙升上限。

因为群，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退休者多，空巢者多，过午不食者多。于是每周一中午，请同一话题的朋友到我家聚餐，十人圆桌，围绕主题交流，边交流边品尝。纯粹吃饭。饭局那天，司机到地铁口接与送，参与者每人带个菜。我家阿姨烧得一手好菜，最后炖一锅什菌汤，曲终奏雅。既无酒店油腻，又比食堂便宜。我送一锅汤，遍识天下同道，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饭后茶话会，我家来客多，来客送茶，于是家如茶铺，常为之发愁，如今借来宾吐故纳新。每席选一个话题，意味着每席换一拨人，在群里招募响应者，欢迎群里人，外带同道者，雪球越滚越大，再组建一个群：酒肉朋友，吃吃谈谈。

有时世界突发重大事件，关心者有困惑，我就地取材，请专家教授，开设专题讲座。借力这些名师专家，又策划一个个文史之旅，从“坐而论道”到“起而行”，各路朋友，越走越远，兴趣点越来越广，朋友圈越来越杂，朋友圈越来越大。

每年春秋两次国外文史游，随复旦王德峰教授去马克思位于德国古城特里尔市的故居，晚上听王老师谈《资本论》，也谈《红楼梦》《易经》；随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去希腊罗马，去克里特岛，看铁栅栏围着的一地的拼花瓷砖马赛克，那是两千年前的遗迹；跟着北大历史系沅涛教授去土耳其，沿着西海岸，走访遗迹，一直走到特洛伊木马腹中……国内则曾跟着刘统教授重走长征路，看当年红军如何万念俱灰的时刻，坚韧不拔，走出低谷。我也深深体会到：成功者都有至暗时刻，成功不是战胜对手，而是战胜自我。每次旅行都有新主题、新知识、新朋友。

因为读书会、文史游，不断结识新同道、新朋友，每次结束，总有期待。期待是青春的特质。我们曾拥有那么多无限企及的文明圣地，因为退休了才有时间一一践行遂愿，才知道暮年远比青春更有趣。

我们期待踏访曾经向往的天下名胜，直立山顶，俯观欢呼：“我来！我见！”最后一句：“我征服。”征服了老年弥漫性的寂寞，岂不痛快！

以和平的心态，探究野蛮时代剑之胜负，以笔之胜负思考人类演变。垂暮之年，依旧赤子之心，岂不快哉！

啊？”我的一个朋友不禁说。“他们也有快乐的权利啊。”店主说，“他们总是几个人一人出个十块八块的凑一起喝顿酒，平均每个月也能来这么一次吧。这也算是他们的节日了。我也尽量少收他们点钱。”店主的话，令我感动。是啊，阳光那么好，凭什么他们就要躲到暗处去？

音符就像欢快的兔子，更愿意蹦跳到爱乐人的怀里去，虽然衣衫单薄，怀抱里却涌动着—股股不息的热流。

制手型墨 同样要置 避光处阴干两年，以免开裂。

不知何时起，书画案前很少再见到墨块了。用墨汁替代，省去了磨墨时间。但没了磨墨，也就不再要求提笔前是否有平复的心情。但墨块的衰退，却让其收藏价值不断上升。一两黄金一两磨墨。称得上上等磨墨，一看墨质优越，烟细、胶轻、色乌、清香。二看墨刻精湛，图文鲜活、描金细腻。三看年代长短，如陈酿的白酒，越久越珍贵。好墨使用起来，只闻墨香徐徐，体型较大的墨块，还能耳感清脆之音。明代制墨家程君房说：百年之后无君房之人，而有君房之墨。

拥有这样的徽墨珍品，岂不同样拥有一份好心情？

## 创造朋友

李大伟

## 五颜六色

朱成玉

## 美的代价

孔曦

## 雅玩

王凯红



古代文人骚客，懂得以墨养静，唯静才能有娴雅平和之心情，出来的书画方能栩栩如生。王献之五年磨尽三缸水，唯有一点像羲之。草圣怀素，种植万株芭蕉，以叶代纸，泼墨挥毫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成就狂草。公权年少，铭记教诲，写尽八缸水，砚染涝池黑，苦练一生，终成名。

那年，有幸与叶辛夫妇、孙文昌夫妇等朋友结伴访徽州。慕名屯溪老街，觅得宣纸、徽笔、歙砚。然后专访老街不远的胡开文墨厂，为的是能目睹集绘画、雕刻和书法于一体的徽墨制作，领略源远流长的徽墨文化。墨厂不大，规模也只能算是手工作坊。制墨有两大工艺：炼烟和溶胶。桐籽出油，燃油出烟，油烟徐徐黏

附于扣碗顶部，细细收刮后，入水去杂，晾干后再需储存两年，就是墨粉。取牛皮、牛骨胶，熬成糖浆，加入麝香、珍珠粉等十种名贵药材，形成溶胶。将胶与墨粉充分搅拌、碾压，形成饼状后，再由工匠重锤上万次地敲打，才能按大小入模，压制成一块块墨坯。经过充分阴干后，再修剪打磨、涂金彩绘，方成就一块好墨。

耳边传来砰砰作响，顺音看去，有位工匠师傅正在敲打墨泥，翻来覆去，如同打年糕。见我制迷恋徽墨，师傅建议替每人特制一块手型墨：将墨泥放置于手心，作握拳状用力后松开五指，墨泥块留下深深手指印。在墨块顶端，再嵌上你的属相图案，一块纪念墨块便做好了。师傅叮嘱，自

制手型墨 同样要置 避光处阴干两年，以免开裂。

不知何时起，书画案前很少再见到墨块了。用墨汁替代，省去了磨墨时间。但没了磨墨，也就不再要求提笔前是否有平复的心情。但墨块的衰退，却让其收藏价值不断上升。一两黄金一两磨墨。称得上上等磨墨，一看墨质优越，烟细、胶轻、色乌、清香。二看墨刻精湛，图文鲜活、描金细腻。三看年代长短，如陈酿的白酒，越久越珍贵。好墨使用起来，只闻墨香徐徐，体型较大的墨块，还能耳感清脆之音。明代制墨家程君房说：百年之后无君房之人，而有君房之墨。